

中國歷史研
究資料叢書

東行二錄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
研究資料叢書

東行初錄	清馬建忠
東行續錄	清馬建忠
東行三錄	清馬建忠
甲午戰事電報錄	清佚名
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	清佚名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全十六冊）

	出版者	修訂者	主編者
一一一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381弄四號 代表人 俞巴林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
九九九			
四四三			
六六六			
一五七			
一年八			
月四			
版版			
版版			
版版			
版版			

印數 6001—7000 ¥ 220,000,一

四版序言

一、本書原名「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今改爲「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以符合實際內容。

一、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異族入侵，以及邊將作亂，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輯錄被歷代「官書」所拚棄的史料，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偽，審定其史料價值，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再分段標點，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

一、所輯史料，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他們的立場觀點，站在統治階級一面，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懷着最大的敵意，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恣情誣蔑，極盡詆毀。高明的讀者，只能披沙淘金，汲取有用部份，作爲參考。

一、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中間雖再版二次，未作修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改正現有訛漏，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但因能力所限，訛誤之處仍恐不免，還請讀者不吝指

正。

- 一、本叢書每册包含不同史料多種，爲便利讀者另册採用，每册標一書名。
- 一、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對序言的刪改，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如有「以正改誤」或「刪改不妥」的地方，當由我社負其全責。

一九五一、八、十一。

目次

序言·····	編者	一
東行初錄·····	馬建忠	五
東行續錄·····	馬建忠	四一
東行三錄·····	馬建忠	五五
甲午戰事電報錄·····	佚名	九三
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	李鴻章	二二七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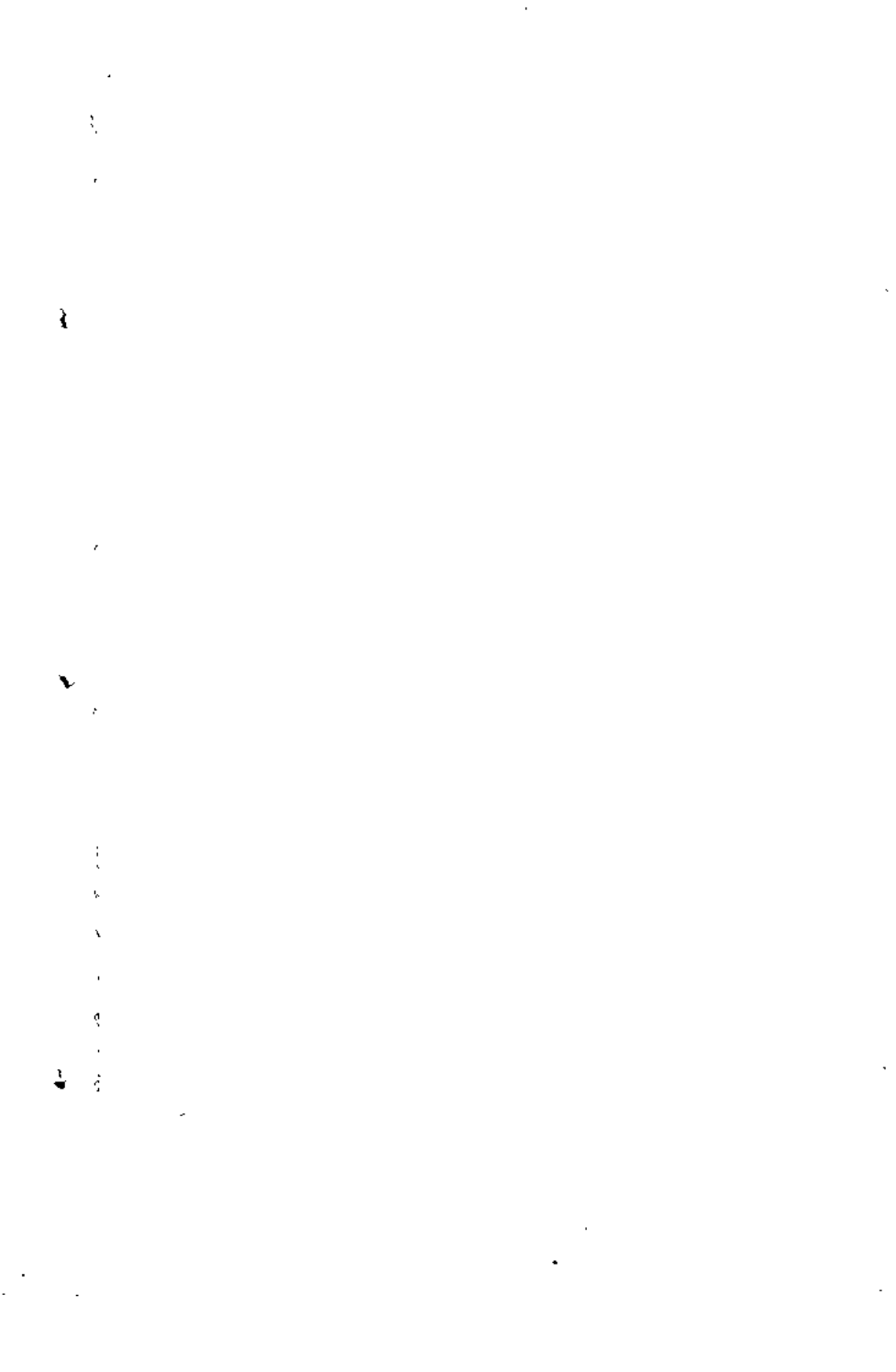
此冊所輯錄之書，共五種，皆係清光緒朝中國與日本關於朝鮮互相鬭爭的歷史。東行初錄，東行續錄，東行三錄，各一卷；爲丹徒馬建忠所著。甲午戰事電報錄三卷，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一卷，○皆李鴻章之公牘，爲無名氏所哀集。東行初錄，續錄，三錄，有適可齋紀行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適可齋紀行本東行初錄，四月二十日條下有「筆談」一篇，抽去未刻；茲依小方壺齋本補入，俾成全豹。甲午戰事電報錄，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皆據中東戰紀本末本。電報錄上中二卷，較李文忠公全集所編，頗有出入；如二十年五月十四日西刻寄日本汪欽差電，以至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刻總署來電等文，計共三十餘件，○都爲全集所未收；下卷，尤多軼稿。談話錄五篇，則全集一字不載。得此兩書，既可增訂全集之缺略，而又獲保存一部份和戰之史料。

（註一）甲午戰事電報錄，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原名東征電報錄，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中東戰紀本末原名開卷

節略。

〔註二〕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內刻寄日本江欽差。五月十五日戌刻寄邁葉軍門行營。五月二十八日申刻寄總署。六月三日巳刻寄總署。同刻寄臺撫邵劉公島。丁軍門山海關卡統領旅順漢道。六月四日酉刻復巴黎欽差。六月十七日申刻寄總署第二電。六月二十二日戌刻龔欽差來電。同刻寄總署。六月二十六日申刻總署來電。七月五日辰刻寄倫敦龔欽差。同日申刻龔欽差寄總署北洋。七月十八日卯刻復廣東李宮保。一月二十日酉刻龔欽差來電。七月二十一日亥刻寄倫敦龔欽差。八月初二日午刻寄總署。八月二十三日亥刻寄總署。八月二十六日未刻寄總署。九月初三日申刻寄總署。同日亥刻龔欽差寄總署。九月初十日申刻寄總署。九月十三日戌刻總署來電。九月十七日申刻寄總署。九月二十日巳刻寄總署。九月二十三日未刻寄總署。九月二十八日巳刻宋宮保寄總署。同日申刻寄總署。九月二十九日巳刻寄總署。十月十一日戌督辦軍務處來電。同刻寄丁提督。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寄總署。

東行初錄・專載



光緒八年壬午春三月，我東方屬土朝鮮國始與阿美利加合衆國立約通商，其國之政府以不諳外交，願得中國大員蒞盟；於是合肥傅相請於朝，以建忠行北洋水師統領丁禹亭軍門因巡洋之役，率兵船三艘，曰威遠，曰揚威，曰鎮海，將偕至煙台，會同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

十四日，余先自析津起程，同行者爲呂秋樵孝廉。丁軍門以事暫留，余乘鐵龍小火船至大沽船塢，勾當公事。

十六日午刻，丁軍門乘鎮海兵船來會。午後登舟，先有一客在焉，詢諸禹亭，知爲慶軍分統朱栻程軍門，附船歸登州防次者。遂乘潮鼓輪出口；是日，潮漲丈有三尺，風平。

十七日晨，微霧，緩輪行；七點鐘至登州蓬萊閣下，以舢舨送朱栻程登岸。忽有煙如雲自閣東出，旋起旋滅，諦視之，則平原淺草間，健兒林立，知爲陸營槍操，旌旆飛揚，軍容甚盛。舢舨回，復鼓輪東駛，天亦開朗；鐘報十二點，舟抵煙台。美國兵船名油島者，在口內望見水師提督

旗幟，站舫中敬，入口後，渡登威遠兵船。俄而汕島船主哥貝來謁云：「薛使滬游，卽夕可返，英國水師提督刻赴析津，聞亦將迎威妥瑪往朝鮮議約。」而水師總教習葛雷森至舟，亦述新報載有「英法德三國調集兵艦將赴朝鮮，且日人亦有兵船直指漢江」之語。無何，哥貝辭去。復有四人來見，詢知爲招商局友，附船東渡者，告以行期既定，令鎮海管駕官知會登舟。晚膳後，海月東升，萬象呈露，偕友人憑高眺望，見島嶼環列，有若屏障，之罘文登榮成諸山，則皆有始皇之遺蹟在焉；方其渤石紀功德，入海求神仙，亦自謂駕諦帝而凌往王矣；卒之祚不過二世，地不越萬里，長城甫就而阿房已灰，徒令後之勤遠略者引爲善鑑！我朝龍興艮嶽，東西南朔，延袤九萬里，幅員之廣，超越前代，而風氣所開，猶復不可遏抑！嘉道而後，乃更創來賓之局，宏柔遠之模，舉宇內五大洲諸國，罔弗梯航來集，九垓八埏，如在庭戶，誠亙古所未有之盛也。是夜憑眺，至漏三下乃寢。

十八日晨，報薛孚爾至，專人賚傳相書云，附以洋文一緘，訂相見期。隨偕丁軍門登岸拜東海關道方佑民觀察，歸途遇哥船主，謂「薛使候於寓。」與禹亭改道訪之，促譚良久，薛使謂：「在煙台宜捐棄拜往，升礮繁文，以免譁屬；且頃聞英法德日四國咸將調集兵艦，磨至朝鮮，果爾，則定議遂難，宜乘開先期往。」遂訂我舟於二十日辰刻起碇，美船於二十一日辰刻

起旋，陸續進發；瀕行與貝船主約，午後在汕島船會議入漢江口停泊處所，俾先後來集；於是三點鐘偕丁軍門往晤哥貝於其船，船長三十八丈，廣五丈有奇，船主艙在舵樓下，陳設都麗，相與披圖指定於漢江口虎島旁下旋，蓋過此則水淺溜急，輪舟不能停泊矣。虎島屬朝鮮京畿道仁川府治，去王京九十餘里。回舟繕稟上傳相，報起程日期。

十九日，早膳後，開單購外洋酒點，暨中國果菜，以此去漢江不無酬應筵宴故也。午後，丁軍門傳令各船管駕官於詰旦五點二刻起旋東渡，首威遠，次揚威，次鎮海，各距八百碼魚貫而進，速率每小時行八邁半，前舟晝於橫桅懸速率表，夜綴燈球，以屬後舟耳目；諸習流軍將往觀東瀛風景，令下之後，整篷理索，踴躍歡欣。

二十日晨五點二刻，起旋東駛，風平浪淨如拭。九點二刻過劉公島，一點鐘薄成山岬，自此迤東偏南太平度行，直指漢江口仙俠島外小島，距水程一百七十邁；先是海道往朝鮮無入漢江口者。隋書，開皇十八年伐高麗，以一軍自東萊泛海趨平壤城；唐書，貞觀十七年上親征高麗，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戰艦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平壤箕子故鄉，漢書所稱王險城者是也；今屬平安道，據大同江上流，則皆進大同江無疑。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圖經云：『由定海乘南風北行五日程，可歷大青島入急水門，』一則亦由大同江進。又唐書，永徽五年，

命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百濟。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定方進擊破之。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流，由舒川入海，則又自舒川口進。而以一帆東渡，直指漢江，記載以來都所未有。蓋其口外島嶼密布，水淺湍急，沙線無常處，巨艦至此，率以觸礁擱淺爲懼。故往時泛海者，至大青島成山岬二處，皆分迤南北而去。同治中法蘭西水師提督羅斯駛往測驗，繪圖極審，爲海船指南，始稍稍有知漢江口者。國朝魏默深聖武記謂：「熊津江卽漢江。」係屬舛午。熊津與漢江相距遠甚，從前地圖簡略，經緯不明，雖通材亦不能無誤也。午後，微雨尋霽，道生不敢疾駛，速率一小時行八邁，約遲明可見仙俠島外小島。

二十一日晨四點鐘，舟指仙俠島，微霧，島霾沒不可辨。緩輪繞行。有汽船自南來，辨煤煙知爲日本兵船。有頃，霧斂微雨。五點二刻，過仙俠島外小島。八點鐘過仙俠島，島四合，如行江中，水青若潑黛，溜急，潮流上，日船道熟先駛，相距已十邁矣。十二點三刻，過立岐島，傍小貓島，舟折而北。右掠小阜島，左壓燕興島，已復迤東兼北行。鐘報三點，望見日本兵船已於虎島旁下旋。四點鐘，我舟相繼至下旋，與日船鄰。其副船主刺舢舨來，與我舟管駕官相慰勞兼詢東來故，我亦遣大副刺舢舨答焉。日船名警城，自內海口下關載駐紮朝鮮公使花房義質來，途中行十日程，道泊釜山巨文島各數日，其船大與鎮海埽。俄而小艇二隻，自山隘出，張蒲帆駛

附鎮海，以遠鏡窺之，見有烏帽藍袍倚舷而立者，則朝鮮四品鴻臚李應俊也。應俊前以約事至析津，月之初旬，令鎮海送至鴨綠江口歸國者。故識之。鎮海管駕官，旋以舢舨送之來，則與偕者，又有三品鴻臚韓文奎，五品鴻臚高永周，登舟寒暄畢，筆談數則，即以登岸爲請。言：「其國王已令於仁川掃除行館，派二品參判趙華永爲伴接官，明晨來謁。」薄暮應俊等辭去。丁軍門傳令三船，仍蒸汽以待。

二十二日午前十點鐘，李應俊諸人與趙華永先後至，華永以登岸請，余以美使未來，而朝鮮議約大員亦未派至，適館無所事事，因固辭。華永等復固請，乃允於午後三點鐘登岸。留華永等同飯舟中，飯畢，華永謂：「曩游日本，識日使花房義質，」請往訪於其舟，命舢舨送之去，約二點鐘回，威遠同行。李應俊別偕諸人往觀揚威快艦。鐘報二點二刻，應俊等歸自揚威，華永猶未返。余遂偕秋樵率鎮海管駕官陸倫華及習流軍八名，與應俊等別乘舢舨先行，中流見華永自日舩下，花義房質亦刺舢舨至威遠船，意將往謁丁軍門及余焉。三點鐘抵埠，仁川都護府使鄭志鎔迎謁道左，兼以肩輿來迓，輿如車箱狀，趺坐其中，四人昇之行。導以青旗皂蓋，輿隸呵殿，漫聲長謠，前後互答，迤邐循山麓行，景色明秀，如在江南道中，村人扶老攜幼來觀者以數百計，越嶺者五，約十許里，見兩山環抱，中嵌茅屋數十家，詢之卽仁川府也。府無

城郭官廡在東山之麓，正對文岳，今卽以爲賓館；入門則棟宇剝落，儼若古刹，廳事側小室三四間，備余輩棲息；室簾比如蜂房，地薦蒲蓆，壁障紙屑，無几案牀榻。給事者先於門外解屨，乃入，其俗略似日本，而簡陋過之。坐甫定，府使以矮几獻食，殊粗惡，穢氣觸鼻，欲嘔者再，屢辭乃撤去；晚令從者煮粥以食，食已，趙李諸人相繼至，各筆談數則而去。燭跋，席地就寢，穢氣襲屋，猶存，而室後山松，因風作濤，三鼓盡，方寐。

二十三日晨起，陸倫華回舟，李應俊辭赴王京，催派議約大員。趙準永等相繼來問訊，因與筆談，將乘間覘其朝議，而準永等狡甚，語涉政府，輒諉不知；乃告以傅相奏請大皇帝派員來此，原爲調護，屬藩起見，分宜推誠相待，安用是模稜爲？準永等悚懼謝過。午後無事，方欲偕友出游，而丁軍門策馬來，知美舶未至；因聯騎遊山，岡巒迴合，林木叢茂，雖無雄奇險怪之觀，而平遠深秀，殊足引人入勝。因念中原山水，在通都大邑，爲冠蓋所往來者，固皆登諸誌乘，繪爲圖畫，而荒遠僻左之區，自唐宋以來，亦率有遷客騷人爲之搜奇選勝，作爲詩文以寵之，俾流傳六合；蓋一邱一壑，能自拔奇於嶽瀆之外，迄於今湮沒不彰者，抑已尠矣！朝鮮山水之勝，無異華土，徒以越在東隅，屐齒罕至，數千百年，卒無好事者從而表章，俾得附宇內名勝之列；地望限人，豪傑所慨，山水亦有然與！方與攬轡流連，而通詞尾至，喘汗雨下，叩馬請返，謂：「余

輩屏從微行，設有蹉失，渠等罪且不測。」爰循舊路緩緩歸，村人集道旁觀者益衆，皂隸亦蹤跡至，先驅清道以行。返館小憩，復與高永周筆談，諮其政治風俗，與夫古蹟之沿革，遂留之晚膳。膳畢，而二品參事堂備官金景遂至，自王京云：「已派定經理機務衙門事中樞爲議約大員，越日當馳至。」景遂年六十餘，其國王於派定議約大員後遣之來，知其胸中已有成竹，以筆談砥之，詞氣桀點，隱然有輕量中國之意；因責其應對失禮，立傳接伴官，飭質明備輿馬回舟，漏三下，準永等猶來固留。

二十四日晨起，金趙諸人復來固留，峻詞謝之。丁軍門先行，時余將發輿，而日使花房義實策馬往王京，道出仁川，適館請見，與語良久出館，各分道行，至舟，美船仍未至，雖連晨霧阻，而後期至三日，恐別有事故；爰與丁軍門議，質明遣鎮海返至煙台，沿途探視；因以一稟上傳相，令就便賚回，甫繕就，報見美國兵船入口，時已晚七點鐘矣；登舵樓以遠鏡窺之，則於口門下旋，相距猶三十里。

11. 二十五日，霧，美船未起旋，午前丁軍門邀赴揚威閱操。午後二點鐘，美船駛至。傍威遠下旋，金景遂李應俊等亦來威遠，余遂歸自揚威。而我舟管駕官呂翰自美船回，詢知美船在口外阻霧，停四十八點鐘，故失期，薛使致聲，謂：「明日十點鐘來答煙台之拜。」景遂等尋入見，